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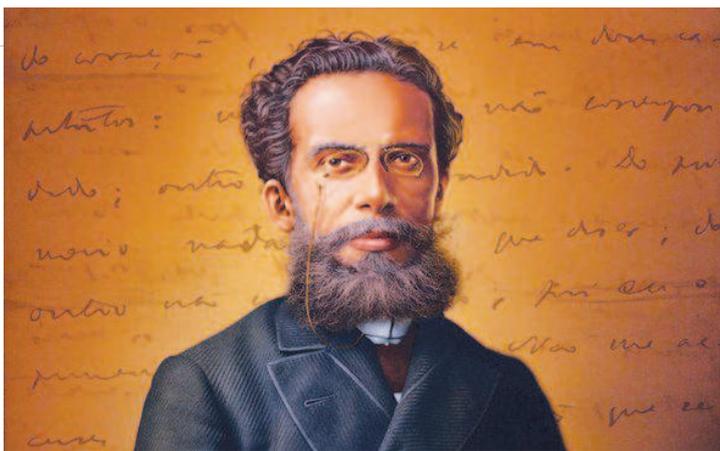
# 马查多·德·阿西斯：足不出户的世界文学家

陶熠

在批评家眼中,阿西斯可以与欧洲文学史上的巨人们并驾齐驱。茨威格称他作巴西的狄更斯,艾伦·金斯堡则将他比作卡夫卡,哈罗德·布鲁姆认为他是劳伦斯·斯特恩的苗裔,今年去世的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将他视作贝克特的前身。从爱伦坡、契诃夫、乔伊斯,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还有卡尔维诺,都被当作过阿西斯的参照。

巴西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是谁?在一篇最近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中,美国作家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将这一桂冠“授予”了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1839.6.21—1908.9.29)。这并非他的一家之言,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将阿西斯称作“拉丁美洲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甚至将他誉为“有史以来黑人文学的顶峰”。在英文世界,如同海伦·考德威尔(Helen Caldwell)所说:“对我们而言,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名字已经不再陌生。”(Helen Caldwell. *Machado de Assis: The Brazilian Master and His Nov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3)其作品英译本已有六种,以阿西斯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也至少有三种。

比起其他南美洲作家,阿西斯在中国还谈不上闻名,但其多部作品也已有中译本问世,如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幻灭三部曲》(翁怡兰等译。其中两种有单行译本,孙成教译《金卡斯·博尔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李均报译《沉默先



↑比起其他南美洲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在中国还谈不上闻名。

→年轻时的阿西斯。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也曾深受混血身份困扰。



生》,外文出版社,2001年)与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精神病医生》(李均报译)等。

在巴西人看来,阿西斯早已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他留着长胡子的照片被印在各种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上,城市里也有以他命名的街道。但相比于死后的殊

荣,阿西斯的人间生活就未免显得淡而无味:除去玫瑰帝国勋章骑士、巴西文学学院(Academia Brasileira de Letras)创始人的身份,他不过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曾就职于农业部、贸易部和工业部,他和一家人住在普通社区里,干着枯燥乏味的工作,甚至几乎从未离开过他出生的城市。

平凡的一生让他在民众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形象:他是个好丈夫(同时也是好情人)、好公仆,没有不良嗜好,工作之余就泡在书店里。他还是巴西文学学院的创立者,于公于私,都显得无可挑剔。但如果将这个完美市民的形象与他的作品稍作对照,就未免使人生疑,因为他的作品语调并不像他本人那样温良恭俭,而是意外地反讽且顽劣;身为文学巨子的他,也罕有“匕首投枪”之作——阿西斯对于巴西社会中的种种不公少有口诛笔伐,甚至常常有意回避。那么,阿西斯是怎样走上神坛的?其作品的伟大之处又在哪儿呢?

## 从“劣等人”到国家的象征

阿西斯出生于巴西独立的17年后。甫自葡萄牙殖民者手中获得解放的文人们不得不去思考一个本质问题:“这个国家需要怎样的文学?”树立本土意识成为了当时文人的首选。诗人贡萨耳维斯·迪亚士(Gonçalves Dias)就曾出版过印第安史诗和图皮语字典,小说家乔塞·德·阿伦卡尔(José de Alencar)则将印第安人——尤其是女性——置于新神话学的核心位置。这种对本土意识的强调在提升国民自信的同时,也无疑加重了外界对巴西的刻板印象。在19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巴西依旧是一片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热带天堂,是热情好客原始人的幸福家园。

和强调本土意识的作家相比,阿西斯显得“相当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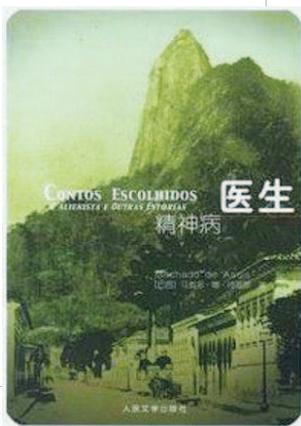
聊”:他笔下的巴西既不原始,也不热情,而是和现代欧洲相略无二致(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国外影响甚微)。对民间歌谣和乡土意识毫无兴趣的他,把眼光聚焦在里约热内卢境内富有的文化偶像身上,这无疑也为他招来了一些骂

(下转3版)→



→《精神病医生》

←《幻灭三部曲》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匯學人

